



歐陽柏燕

民國四十九年生

空大人文學系

現職／國語日報桃園語文中心

作品／已出版小說集〈變心季節〉、〈失去季節的山丘〉、

詩、散文、小說散見各報副刊，兼參與諸多電視劇

編劇。

曾獲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散文獎、年度最佳作家

小說獎、耕莘青年寫作會小說獎、散文首獎

## 創作理念

從事小說創作多年來，我深感文學和教育息息相關。文學可以陶冶人類性情，變化人類氣質，所以常謂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。因此我每當執筆作文，便牢記這一個寫作原則，決不是為藝術而藝術，人既是和社會人羣有關，所以寫出的小說作品，必須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。

孫中山先生曾為國人留下遺囑：「喚起民眾」，我認為作家握筆作文，就應負起喚起民眾的任務，這和教師在教室為青少年解惑授課一樣，因此寫作是任重道遠的事業。

## 地底飛來花香

朦朧的山巒、平疇、綠野、田地、屋舍、樹影，再來是一個晃動的模糊人影，明昭努力調整望遠鏡的焦距，鏡頭畫面清晰了一些，她看見一個人在鋤地，明昭興奮的想把眼前所見與讀過的史地串連起來，勾勒感情的完整圖騰，濃霧偏偏籠罩過來，明昭身旁的女孩咕嚕道：「說什麼連人臉上的皺紋、雀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我怎麼連個芋頭、蕃薯都看不見。」兩岸的距離，說近也近，道遠也遠，幾個女孩子吱吱喳喳的，努力想要看真確，濃霧卻一絲一縷飄來，高峰哨音一吹，集合大家開始進行廣播喊話訓練，他開宗明義說道：「今天帶你們來『馬山』瞭望祖國大陸，目的是要你們體認『血濃於水』的民族同胞愛，在廣播工作上盡力發揮所長，諸位要知道，空飄、海漂有形而無聲，『心戰喊話』則是有聲而無形，它比空飄、海飄、砲宣彈還來得直接、快速，希望各位充分發揮愛國精神，共同為反共復大業努力！」高峰慷慨激昂的開場白，得不到預期的反應，料峭春寒，幾個甄選進來的女播音員，脖子縮得比烏龜還短，高峰把廣播稿發給眾人叮嚀道：「切記：廣播聲音一定要放輕柔，不要錯以為『心戰喊話』都是慷慨激昂！

你們要『以柔克剛』，就像對『情人』娓娓訴說、情話綿綿一樣，這樣才能達到招降、讓對方投奔自由的目的。」

女孩子們聽到「情人」兩個字，吃吃笑說：「我們沒有情人哪，所以不知道怎麼『情話綿綿』？」高峰答道：「那你們就把我假想成『情人』好了，來，我們對著稿子演練一遍」高峰看了看眾人，手指向明昭，明昭靦腆的站到眾人面前，開始唸稿，因為緊張、冷，聲音顫危危的，不但呈現不出情話的柔美，還僵硬得像一塊冰冷的花崗岩，閃著割人的青光。高峰聽得直皺眉，但忍耐著說：「音色不錯，但有些咬字不夠清晰，感情投入不夠，這樣是無法勾動人心的，來，我做示範，妳跟著我講一遍，切記，要像對『情人』一樣！」明昭一聽「情人」兩個字，眼睛看高峰也不是，不看也不是，高峰唸一句，她跟一句，拼命想擠出「感情」，結果在壓力下反而結結巴巴，高峰不覺暗笑，明昭的臉熱辣辣起來，全世界的東西都消失不見了，只看見高峰的臉，一張一闔、噲噲作響，腦中一片空白。高峰結束訓練時說：「你們不要太緊張，我們有的是時間慢慢培養『聲音』的『感情』，這份廣播稿你們回去要勤加練習，別忘了，你們的責任重大，下次正式播音，希望能有好成績！」

明昭求好心切，回家把廣播稿隨身攜帶，不時喃喃自語、口中唸唸有詞背誦，隔壁的阿美看了好奇問道：「明昭姊，你是不是也要參加『保密防諜』演講比賽？」明昭說：「什麼『保密防諜』，我『保護工作』都來不及！唸不好，會被炒魷魚的。」阿美要參加學校的演講比賽，手中握一份演講稿在背誦，她央求明昭：「明昭姊，你幫我看看稿子好不好？看我有没有背錯？」明昭接過，看見阿美在講稿旁畫了一幅「當心！匪諜就在你身邊！」的圖畫，匪諜戴著大墨鏡，背上背著一個稀奇古怪的大背包，一付賊頭賊腦的樣子，明昭不禁失笑說：「匪諜要是這麼打扮，他就不叫匪諜了。」阿美說：「哎呀，我們學校展示的圖片都是這樣子的嘛！」阿美嘖嘖呱呱的背完，明昭點頭稱許說：「阿美好棒哦，一定得第一名。」阿美好樂，可是憂慮的說：「我上臺會緊張耶，一緊張，腦筋就空空的，背好的全都忘光了，我們老師說，只要把臺下的人都當成『石頭』，心裡就不會害怕了。」明昭說：「我要是把人也當石頭，那就糟了。」阿美好奇問：「那妳要當作什麼呢？」明昭想說當「情人」，卻說不出口，只好道：「當什麼都好，石頭、雞、鴨、牛、羊都可以，只要能讓自己不怕場，能講得好就好了。」阿美覺得好玩：「哈哈！當作雞、鴨——」她高興的追著門前的雞鴨繼續練習，明昭也不忘利用

時間練習，比阿美還認真。

正式播音這一天，明昭的表現讓高峰深感滿意，他說：「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，不錯，進步神速！」明昭喜孜孜的，燦笑的臉如春陽，把地下播音室的潮濕、霉味都掃走了，高峰的心頭也暖烘烘的，他得意的說：「我設計模擬的『情人』喊話戰術，果然效果非凡。」明昭脫口而出：「我是對著雞、鴨演練的！」高峰一愣，繼而「哈哈」笑開來，笑得明昭臉上羞紅一片，懊悔說溜了嘴。高峰看著眼前這位「金門之音」，覺得她純樸、坦誠得可愛，明昭的音色、容貌在播音員中屬佼佼者，更難得的是明昭肯下功夫，高峰愛才之心油然而生，心想爾後得多花些心思栽培她。

因著高峰的調教，明昭進步神速，成了「馬山」最優秀的一名播音員，遇重要節慶時都特別安排明昭向對岸大陸廣播，高峰也要求播音員們練習寫廣播稿，他要她們閱讀金門文獻、戰史資料，高峰「莒光日」對她們上課講道：「金門島上生活軍事化、行動戰鬥化，軍、政、警、民合一，島上居民得隨時修護防空洞，學校師生要定期舉辦心戰喊話、文宣、學習修患救護訓練等等，目的就是為了鞏固、建設一個『固若金湯』的海上堡壘，『知彼知此，百戰百勝』，希望你們能訓練自己寫廣播稿，但是這可不是寫日

記，愛怎麼寫、就怎麼寫，要把它當作一項偉大的任務，不能出差錯！」明昭聽後心理壓力很大，一份稿子改了又改，仍覺得難題一籬筐，積壓在心底的一些聲音，蠢蠢欲動，一直想要大聲說出來，但是她缺乏一隻生花妙筆來表達，文稿在即，這天她播音完畢，一個人留下繼續修稿，寫累了，她走出播音室，馬山的夜晚，寂靜得天上的星都特別亮，亮得快滴出水來，木麻黃卸下武裝的針尖，細細傾聽蛙的鳴唱，兩岸一樣的星空月色，然而不同的制度隔絕了許多東西，明昭有點惆悵、神傷，甬說她寫不好廣播稿，就是寫得再好，也是一種遺憾啊！遺憾要用冰冷的擴音器，裝著輕柔的語調去打動同胞的心，而不是給他們一個面對面的微笑，伸出溫暖的關懷的手。她每次廣播喊話強調的「三大保證」、「六大自由」、「十條約章」，除了召喚義士來歸之外，是否也刺痛一些孤寂的靈魂呢？在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，遙望對岸、遙想睽違已久的親人！望得見卻走不到的一條咫尺天涯歸鄉路，藏著多少的無奈與辛酸啊，這些，她再溫馨、感性的喊話，又能帶給他們什麼呢？滑出歷史版圖，滾落秋海棠葉脈下的一顆露珠能承載多少離人的哀怨情愁呢？想到這一層，她的心事加深，手中的稿子更不知道要如何修潤了？

「唉！」她不禁嘆息，月光下突然竄出一個人影，嚇了明昭一大跳，來人是高峰，

他關心問：「這麼晚了？妳怎麼還在這裡？」明昭答：「我在修一篇廣播稿，一直改不好，出來透透氣。」高峰發現她眉宇的哀愁，單刀直入問：「你有什麼心事？可以告訴我嗎？」明昭躲閃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有心事？」高峰說：「別忘了，我是『心戰官』。」明昭微笑思考著該不該告訴他？高峰看出她的猶豫，攻心為上：「你可以講十分之一就好，其他的我可以假設、迂迴搜尋。」明昭被逗得笑出來：「沒那麼複雜哪，我只是想到逐一金門的『小故事』。」高峰旁敲側擊說：「『小故事、大道理』，我更喜歡、更想聽了！」月光很美，故事卻是淒涼的，明昭說了村里人「落番」南洋，錦衣榮歸家鄉，蓋起富麗堂皇的樓房，卻僅住著一個守了大半輩子活寡的元配老太太的真實故事，高峰聽得十分感動，童山濯濯的年代，金門男人離鄉背井、遠赴南洋「落番」討生活，家鄉的女人刻苦耐勞、堅貞守候等候，最後等到了一棟光宗耀祖的樓房，可是彩色的青春已殘褪成兩鬢的霜白，這一頁生活滄桑史，比硝煙更悲壯、淒涼。明昭說：「這還是好的、成功的『少小難家老大回』的版本，還有那更多的『一去不復返的』悲劇呢，像我阿公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，我阿公落番三年，突然傳來噩耗，我阿媽二十四歲就守寡，一夕之間，彈盡援絕，連丈夫是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」



高峰翻閱金門縣志的「兵事志」時，心中曾欽佩這一塊彈丸之地，締造那麼多的輝煌戰績，現在從明昭口中聽到的「華僑志」，令他更加佩服。明昭幽幽說：「以前我還未到馬山播音之前，沒有感受到這些，最近翻看一些資料，才發現地下金門藏了許多故事，讓我面對工作時越來越覺得『言無聲、筆無力』呢！」高峰聽得動容，明昭清秀的臉龐，月光下帶給他一種如夢似幻的複雜情緒，好像坐在豪華的戲院裡，看完一場驚心動魄的戰爭片，突然走到車水馬龍、霓虹閃爍的街頭，只覺得恍如隔世的慌與盲！戰地春夢，他在夜裡夢過好幾回，幻想戍守戰地時，與金門姑娘譜一段美麗的愛情，今夜，夢走進月光裡，躡足停駐明昭白瓷的臉上，今夜，他註定要醞釀於她的微笑，高峰癡癡的望著明昭，她不自在的說：「很晚了，我再不走，要趕不上末班車了。」高峰從夢中醒轉，貪戀的問：「你不能再坐一會兒嗎？今晚的夜色這麼美！」明昭抬頭一望，那月牙兒晶瑩得快滴出水來，想把兩手揉搓成一塊泥似的，明昭壓抑的說：「超過宵禁時間，會很麻煩的。」高峰說：「這樣好了，我送你回去，路上我們還可以聊一聊。」

路上，高峰心情暢快，情不自禁的哼唱起歌：「好美麗的古崗湖啊，綠透了我的心房……」明昭詫異他唱的竟是金門歌謠，高峰說：「金門歌謠總共有一百多首呢，分為

金門禮讚、精神、風光、勝蹟、風情五類。」高峰如數家珍，唸了一串歌名：「金門春晚」、「馬山北望」、「榕園曲」、「古崗湖畔」、「莒光月夜」、「金門姑娘」、「我給戰士吹喇叭」、「一仗打得好」等等，明昭嘖嘖稱奇：「沒想到你比我們金門人還熟悉、了解金門！」受到稱讚的高峰勇氣百倍說：「『愛鳥及屋』啊，因為我關心一個人，所以對這塊土地上的一磚一瓦、一草一木都有情起來了。」明昭微笑不語，高峰深情忘我的唱起「古崗湖畔」：「好美麗的古崗湖啊，綠透了我的心房……思來想去，拋卻槍枝細折花！」明昭糾正他說：「你唱錯了，是『拋卻花枝細擦槍』！」高峰握住她的手說：「『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』，我沒錯！」明昭害羞的偏頭看窗外，木麻黃樹隙的一彎明月，竊笑她是憨大呆，上了心戰官的當！旖旎的湖水，流盪在明昭的眼睫，高峰捕捉住那眼波的流轉說：「明昭，你知道嗎？你是我的金門『知音』！」明昭巧笑說：「『金門之音』不是你的，是國防部的！」高峰加深語氣說：「妳是我的『紅粉知己』！獨一無二的金門『知音』！」明昭羞赧的低下頭去，車子轉進了小村口，高峰要把明昭送到家門口，明昭趕緊拒絕，擔心被人議論，高峰看著明昭窈窕的背影離去，方向盤一轉，吉普車「嘖嘖嘖」離去，每一響都是雌雄花蕊的燦爛節拍！

單號晚上，明昭家被砲彈打到，幸而只是房屋毀損，隔天明昭請了假，高峰帶了袍澤弟兄來幫忙修護民房，軍愛民、民敬軍，阿爸好高興，囑咐阿母殺雞宰鴨，又開了一瓶藏了多年的金門高粱招待，這是高峰首次到明昭家，她問明昭，砲擊時她人在哪裡？明昭說躲防空洞去了，高峰要她帶他去巡視一番，看看有沒有地方需要他「軍愛民」、盡力相助？村子裡有好幾座公用防空洞，半在地下、半在地面上，牽牛花藤蔓延滿洞頂，看起來像一個迷彩偽裝、不欲人知的寶塚，綠藤中潛伏著一個個接收訊息的雷達：一朵朵紫紅色的喇叭花。防空洞的牆壁斑剝掉灰，高峰喚來袍澤，協助粉刷整理，明昭的阿爸和村民感激不已，房屋修砌好時，他發現帶頭幫忙的外省兵仔高峰，是追求他女兒來的，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。他堅決反對明昭和高峰交往，他說：「我看的阿兵哥比你吃的米還多！他們來自四面八方，身世、背景我們都不了解，妳要交朋友，就得找一個鄉親土親的金門人！」

家人反對之聲不絕，明昭萬分苦惱，她對高峰訴苦：「我家現在是一座『滅話站』，天天向我洗腦，我真受不了！」高峰問：「那你什麼時候才能『棄暗投明』，和我光明正大的交往呢？」明昭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總有一天會『反攻大陸』吧。」高峰聽得

好洩氣：「這簡直是判我『無期徒刑』，你忍心讓我受這種苦？」明昭說：「心戰官！你上課不是要求我們要有耐心、信心、決心！現在怎麼講這種話？」高峰長嘆一聲：「唉！妳不知道，上課歸上課，哎，可是……唉……」高峰握住明昭的手誠摯的說：「妳是我今生最輝煌偉大的戰績，什麼豐功偉業、功名利祿，都比不上妳對我的重要！如果沒有你，一切勝利成功對我都沒有意義！」明昭巧笑著，甜蜜盪漾在心頭！

隔日明昭播音前，高峰把廣播稿遞給她，深情的一笑離去，明昭調整好麥克風，攤開稿子，映入眼簾的卻是「宣愛情箋」四個字，明昭往下看，臉不禁羞紅起來。

「『三大保證』：一、保證今生今世，我忠貞只愛你一個人。二、保證來生來世，我忠貞只愛你一個人。三、保證永生永世，我忠貞只愛你一個人。」高峰還洋洋灑灑的寫了『六大自由』及『十條約章』的宣愛情條，看得明昭啼笑皆非、臉紅心跳，不知道如何播音出去？幸而平常一套廣播詞背得滾瓜爛熟，她面對麥克風，語音特別輕柔：「親愛的大陸同胞們，歸來吧，回到三民主義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懷抱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永遠迎風招展歡迎你們！」她嘴巴唸著，眼睛、心裡看的卻是高峰的「宣愛情箋」，聲聲呼喚著愛人同志！

高峰下班前來看她，問道：「怎麼樣？我的文筆還可以吧。」明昭瞪他一说：「我會被你害得炒魷魚！」高峰一把抓過麥克風，大聲宣示：「親愛的大陸同胞們，我是金門馬山的心戰官『高峰』，我對著千千萬萬的同胞發誓，今生今世，我只愛『明昭』一個人！明昭，嫁給我吧！」明昭驚嚇、羞紅、急白了一張臉，搶過麥克風說：「你！你怎麼可以這樣！」高峰一把攬緊她：「逗你的！放心，麥克風是關著的。」明昭捶他：「你……」她羞紅著臉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，想不到高峰會在這時候向自己求婚。下班了，高峰挽著她離開播音室，坑道外，陽光普照，閃耀著希望！

「你要是嫁給那個外省兵仔，你就永遠不要再叫我阿爸！」父親堅決反對，且強硬要明昭離開播音站，父女倆冷戰了大半個月，阿母憂心得病倒，躺在床上把眼淚、一把鼻涕對明昭說：「我病死了最好，免得站在妳這邊幫你說話，招怨你阿爸那邊，貴怪我只會生女兒，不會教女兒，唉——」明昭暗地流淚掙扎著，她在院子裡曬衣服，長竹杆上飄飄的衣袖，飛舞著她糾結的心事，院子一角堆積著一袋一袋的高粱，明天要拿去磅秤、換米，一袋高粱換一袋米，阿爸和阿母大半輩子辛勞耕種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一天都不曾離開金門的土地？她怎忍心忤逆、背離他們呢？黃昏，明昭收了衣服，心

事一層一層折疊，阿爸的衣服照例折放在上面，再來是阿弟、最後才是她和阿母的，生病的阿母幫不了她什麼忙，明昭只好選擇離開播音站，高峰萬分失望，兩人吵了一架，不歡而散。

城隍爺生日，城裡舉行大拜拜，明昭出嫁的阿姊「明華」邀她去城裡住幾天，嫁作商人婦的阿姊，在街市掌理賣煙酒的店舖，左鄰是冰果室，右鄰是百貨行，街尾是金門菜刀舖和賣糖店，家家戶戶在店門前擺了供桌，三牲五牲祈求國泰民安，生意財源滾滾來，整條街鞭炮夾道，車鼓弄、粉閣、蜈蚣座、馬隊、還有軍中健兒喬扮作高蹺、舞龍、舞獅等迎神賽會隊伍，迤邐而來好不熱鬧，阿姊的幾個小蘿蔔頭，屋裡屋外追逐、嬉玩，好不快樂！唉，如果高峰不曾出現？這樣的生活有什麼不好呢？順阿爸、阿母的心意，將來和一個在地人結婚，像阿姐一樣，在熟悉的土地過平淡的一生！唉，怎麼又想起他呢？高峰的家在花蓮，一個地震頻繁的地方，地震她當然不怕，從小「單號晚上」的砲聲不斷，認清「人禍」為虛伎倆，「天災」自也有能耐承接、化險為夷，哪個金門人不都是這樣被訓練長大的？「霹！啪啦！」明昭「啊！」驚呼一聲，丟到她跟前的雙炮，把她的思緒炸得碎了一地，七爺、八爺、乘轎的諸神、顯靈顛動遊街，滿街焚香、

鞭炮煙霧，把她的眼淚都熏出來了！

明昭住了幾天，認識了隔壁冰果室的玲玲，兩人年紀相當，很有話說，冰果室正缺人手，玲玲央明昭留下來幫忙，明昭正是鬱悶難消，有些心動，父親放心有明華在旁監督，也答應了。

冰果室樓上樓下擺了三台撞球檯，來撞球的盡是軍人，明昭在草綠叢中當記分員，時常想起高峰，心煩撞球解悶，練出了一桿好球技，阿兵哥看她長得嬌俏，最喜歡找她競技，贏了逞英雄威風，輸了心甘情願，巴不得多輪幾場球，藉機翻本親近她；百貨行的小開「小汪」，對明昭情有獨鍾，天天來撞球，對她大獻殷勤，店裡人來人往，日子過得熱鬧、豐華，商家每戶都有地下防空洞，單就晚上遇砲襲，不用像在鄉下時要奪門而出，跑老遠去躲公用防空洞，砲擊聲近了，還可以帶本小說進私人防空洞看，優哉適遙，然而這些豐華、安穩填補不了她內心的遺憾與哀怨。明昭最喜歡「莒光日」，阿兵哥都留營上政治課程，做軍人生意的街市，安靜回到小老百姓懷抱，明昭都選擇這天回村里去，和阿美滿山遍野溜躑，阿美正熱衷做玉蘭纖維葉子，說她埋了一大堆在爛泥裡，等葉肉腐爛了，就可以得到細緻、美侖美奐的纖維葉了。

日出日落，除了單號晚上忽遠忽近的砲聲之外，鄉下寧靜祥和，阿美檢到一些匪方砲彈傳單，準備交到老師那裡領獎，阿美神祕、慎重的把宣傳單卷收起來問：「明昭姊，老師說我們快反攻大陸了，真的嗎？」明昭懶懶答道：「真的吧。」阿美又說：「明昭姊，那妳一定要帶我打仗去哦。」明昭點點頭，阿美滿意的笑了。哎！此際如果發生戰事，她一定巾幗不讓鬚眉，然而「反攻大陸」的夢那麼的遙遠，另一場戰爭卻真確的發生在高峰和她身上，沒有火光、煙硝的心戰、冷戰啊！摧折得人遍體鱗傷、痛苦不堪！

明華把小汪喜歡明昭的事告訴阿爸，他飯桌上暗示明昭說：「做人就是要知惜福，珍惜擁有的一切，鄉親、土親啊，你看你阿姊，嫁一個在地人，現在生活過得多安定。」明昭沈默的扒飯，反正高峰也不跟她聯絡了，只要阿爸安心，她個人可以像玉蘭葉子，埋葬在汙泥裡腐爛。

葉肉腐蝕掉的玉蘭葉，纖維精緻細密，出人意料的美麗！阿美在纖維葉上塗上紅、藍、黃、綠、紫各色水彩，明昭保存了一葉不摻色彩的原調，錯綜綿密的細網，織出童年的夢、青春的幻想，高峰一定也會喜愛的，他曾說用丙酮溶解只需花十五分鐘，然而



明昭深信，埋在泥土裡自然腐化、蛻變，才能真正釋出玉蘭獨特的纖細之美，啊，為什麼還一直想著他呢？一聲砲響、一片葉子裡，都躲著他的精靈！「早知如此絆人心，何如當初莫相識？」明昭回到城裡，白晝在冰果室穿梭球桿中當記分員，晚上回到阿姊家，伏在案前稿耕、抒寫她的哀怨情愁。

「登出來了！登出來了！」玲玲咚咚咚、喜孜孜跑上樓，把「正氣中華報」攤在明昭面前說：「寫得真好啊！」明昭瞄了一眼淡然說：「有什麼好的？我不覺得。」玲玲誇讚她說：「明昭，你有寫作天份耶，你一定要繼續寫，以後你就是我們金門的女作家耶！」明昭意興闌珊答道：「我志不在此。」玲玲一語雙關問：「那你志在哪裡呢？你追求的人生『高峰』是什麼呢？」明昭被「高峰」兩個字刺到，酸澀的說：「緣盡情也了，你就別提他了！」玲玲把報紙小心的折疊起來說：「我要是高峰，看見這篇文章，一定馬上回來找你！」明昭不答話，把五顏六色的撞球，套進三角木板中定位，長桿用力一撞，五球入袋！

「好功夫！」明昭聞聲一看，一怔，來人竟是高峰！玲玲藉口招呼生意，咚咚咚咚下樓去了。

高峰把「潮間」的剪報攤在綠色的球檯上說：「寫得很好。」明昭說：「多謝誇獎。」高峰緊接著說：「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，我原有許多解不開的心結和疑問，直到今早看見妳這篇『潮間』，我才了解……明昭，你的『潮間』把我問倒了！我們之間……」

「明昭不待高峰往下說，冷冷道：『高上尉！我文章可不是為你寫的！我也沒問你什麼？我已經離職了，哪有權力向你這位『心戰官』請教呢？』高峰不理明昭的挖苦，繼續說：『明昭，我們有緣相識、相愛……』明昭摀住耳朵不想聽！這段日子她受盡椎心之苦，好不容易從捋寫中找到平衡，她不要高峰再來打擾她的清寧生活，那好不容易才架構起來的沙堡啊！咚——咚——咚，小汪拎著明昭愛吃的竹葉貢糖上樓來了，一看兩人神色，心中明白大半，訕訕說：『我看樓下沒人，以為妳和玲玲都在樓上，……我給你帶竹葉貢糖來了。』小汪放下貢糖下樓去了，高峰心中費疑猜，他不理明昭的冷漠，熱誠的把自己的心聲剖清，說完下樓去了，明昭趴在球檯上哭，撞散的一顆顆五顏六色的球，包藏著她堅硬的愛、滾散的迷情，明昭哭了許久下樓來，看見高峰和小汪在比賽撞球，還不時勾肩搭臂的好不親熱，賽玩球小汪竟然邀請高峰去他家喝茶，高峰竟然答應了，兩人談笑風生的相借離去，明昭心裡納悶著，不明白這兩個男人！

高峰因為調升，必須離開金門，明昭把精心製作的玉蘭纖維葉送給他，希望他體會它從泥土裡生、歸隱入泥土、再從泥土變成不凋葉子的歷程，珍惜愛的最初與最美！在金門的最後一個假日，高峰帶明昭去採玉蘭花，持著長長的竹竿，把看得見、溝得著的玉蘭花，一朵一朵採下來，臘封在透明玻璃瓶裡，留住花香、記憶真愛！

兜著滿懷的花香，高峰帶她去馬山，走過坑道，下到海岩處，望遠鏡瞭望不到什麼？黃昏濃霧襲來，浪濤聲聽起來像惜別的啜泣，海水的鹹濕味，增添兩人難分難捨的黏膩，高峰是席捲而來的浪花，一波波敲擊著她，在他面前，她不再是戰地堅硬的花崗岩，她是隨時準備為他粉碎的風化石。晚風褶褶，夕陽餘暉絢麗了他們無語的熱情，如果不能廝守，最好兩人就碎成激情的浪花，不然白骨碎成一灘細沙也好！

遠方亮起一顆星，高峰像一尾熟悉暗潮的魚兒，滑入她幽密、隱晦的溝渠，高峰的熱情盡數堆疊成星光，燃燒她幽微、敏感的神祕花瓣，那不曾被任何人開採的原礦脈，每一寸勃起的山丘，和鳴的溪流、愛撫的叢林、穿插的小徑、迎接節奏的凹谷，都充滿生命的驚奇奧祕，兩人共同涉險，夾雜著亢奮、不安、騷動、輕狂、顛顛、愛煞，纏綿的情在波濤中滾動，翻湧的愛在海風中喘氣，他亢飛成一隻蜜蜂，她的蜂巢不再空澀，

他用星光為她釀出一滴人生的甘蜜！

那飛過激情處的浮雲啊，從此將成為她夢的呼吸，當魚兒游進她心靈的隱密花瓣時，她明顯感覺自己有一部份死亡了，她眼眶裡含著淚，放逐自己漂流在星光與濤聲中，等待因局部死亡而再生的幸福！

高峰離開金門這天，明昭對阿爸坦白一切：「阿爸，我已經是高峰的人了，請你成全我們。」父親大發雷霆，抄起妝臺上的玉蘭花瓶，用力一砸，花、水散了一地，玻璃碎片濺飛到明昭手上，一陣痛麻，鮮血汩汩而出，父親大罵：「你這個不肖女，敢講這種話、做這種事！我白養你一場！」父親抓起屋角的掃帚，朝明昭身上劈啪打，阿母聞聲趕來阻止說：「用掃把打人會衰的！」父親氣呼呼說：「衰，我就是衰死了，才會養出這種女兒！」阿母問：「明昭到底做錯什麼事？你要這樣打她？」父親拂袖而去：「你生的好女兒，你自己問她去！」

整個下午，阿母豬菜剝得咄咄響，嘆息「女大不中留」！明昭在房內哭泣，阿母發洩悶氣的咄咄刀響，刺痛明昭的耳膜、心脾、每一寸肌膚，然而她願意承受，明昭用帶血的手撿拾磚地上的玉蘭花，那花兒沾了血演化成蝴蝶，飛啊飛，飛過碉堡、草叢，飛

過戰地春夢，飛過臺灣海峽鹹濕的海水，飛到一個美麗新世界，殷殷呼喚著她！明昭從床底拖出皮箱，把東西胡亂塞進，該帶與不該帶、帶得走與帶不走的，一樣紛亂！

「明昭姊、明昭姊！」隔壁的阿美跑進來，手上拿著新做好的玉蘭纖維葉，她嗅了嗅：「噢，怎麼這樣香!？」是啊，怎麼這麼香？濕透紅磚、泄入地底、融入泥土、再從地底飛出來的花香，是那麼濃郁、踏實！從心窩沈澱、累聚、散發的愛啊，是那麼的芬芳、真摯！明昭的眼淚滴落下來，落在床上阿母手繡的枕頭上，一闌蝶戀花圖，暗香浮動，交織地底飛來的花香，蜿蜒、蔓延、流淌、飛騰、纏綿、繚繞……。

這篇小說寫金門戰地的故事。海島、田疇、漁村、海港的美麗畫卷，配合了風聲濤聲砲聲以及心戰喊話聲，給這座屹立於福建沿海的金門鐫刻了一風雨如磐的史碑。

作者以白描的簡畧手筆，寫出熱愛自由的青年，情話嬉嬉，細語綿綿；在字裏行間，散佈出他們厭惡戰爭、追求和平的心理。從而我們聯想起在砲火中金門房屋倒塌、而質樸善良的漁民和農民建設家園的樂觀主義精神。